

SPURS GALLERY

乌雷：动荡之躯

2025年8月30日-10月12日

Gallery I | SPURS Gallery,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二号院 798 艺术区 D-06

马刺画廊荣幸宣布将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推出艺术家乌雷 (Ulay) 个展“动荡之躯”，这是艺术家在画廊的第三次个展。展览汇集了乌雷的 20 余件作品，涵盖其早期表演性摄影、行为艺术，以及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Marina Abramović) 合作的行为表演作品。

动荡之躯

文/张南昭

乌雷出生于二战时德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辗转于世界各地。他将这种漂泊与离散的经历转化为毕生的艺术实践。居无定所、缺乏稳定的物质依托时，身体成为他唯一可靠的媒介。乌雷的作品将身体推至风险、耐力与信任的临界状态，触及身份、权力与归属等议题，并不断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对他而言，身体不仅是创作的手段，更是个人历史、精神体验与政治关怀的交汇场域。

如今在 2025 年举办乌雷的个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同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虽然“动荡”一词常用于描述社会或政治的不平静，但在此处，它却转向内在，成为心理错位、炽烈而难以驯服的情感，以及存在危机的隐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动荡？在地缘政治与国家权力的重压下，传统的“战或逃”反应似乎已不再足够。乌雷的实践为我们指向另一种可能：不是试图逃避，而是径直坠入现实。

乌雷的行为表演从不是安全、排练好的动作，而是充满张力——即兴而发，夹杂着不适与矛盾。这让人联想到日本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他曾提出，真实存在于“堕落”之中。对坂口而言，堕落并非颓废，而是一种暴露：向现实与他者的彻底敞开。我们并非通过与现实保持距离来维系自我的稳定，而是通过彻底臣服于现实来消解自我的幻象。乌雷的作品，正是这种“坠落”的化身。在《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Irritation—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 1976) 中，他跨越批评与犯罪的界限，甘冒被捕风险，揭示文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穿越夜海交叉口》(Nightsea Crossing Conjunction, 1983) 中，他将身体交付于漫长的静坐，将耐力表演转化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在场。对乌雷而言，坠落即是拥抱动荡，将其视为真实的条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览标题“动荡之躯”力图呈现乌雷艺术实践中所蕴含的情感迫切性、政治抗争与身体所承担的风险。他的身体从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不断扰动、冲突与生成的场域，是他直面权力、身份与意义结构的工具。从早期打破男性凝视的宝丽来自拍，到挑战耐力极限的长时行为表演，乌雷的身体既是行动者，也是战场；既是主体，也是武器。

乌雷策划了一次极具颠覆性的行动。他从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偷走了一幅画，并将其暂时安置在一户土耳其移民家庭的住所中。这一举动不仅挑战了美术馆的权威，也打破了艺术中立的幻

SPURS GALLERY

象。这一违法却富有诗意的行为迫使我们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以艺术之名的越界是否正当？如果正当，其后果又该由谁承担？

乌雷的行动并非普通的盗窃，而是经过精心设计、象征意味强烈、并刻意公开。他所窃取的是卡尔·施皮茨韦格的《可怜的诗人》，这幅描绘 19 世纪艺术贫困的浪漫画作，悬挂在德国最具声望的艺术机构之一。乌雷将其移出并置于克罗伊茨贝格一户工薪移民家庭的简陋住宅中，由此揭露了文化理想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让一件资产阶级的遗迹化身为挑衅的现场：谁拥有文化？谁能享受美？艺术究竟为谁而存在？

其精彩之处正在于它令人不安——不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是一桩真实的犯罪，并带来实质性的后果：艺术家被捕，画作归还，美术馆蒙羞，公众震动，法律一度失守。不同于许多局限于概念框架内的制度批评，乌雷冒险从外部直接冲击体系。正因如此，他打破了生活与表演、艺术家与罪犯之间的界限。

然而，即使我们钦佩这次行动的清晰与勇气，也必须追问：当某一行为被宣称为“艺术”，是否就能免于伦理的审视？如果表演危及他人、涉及未经同意的欺瞒，或加深了刻板印象，我们是否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在《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这一案例中，伦理判断是复杂的。移民家庭似乎自愿参与，美术馆也未遭受持久损害。但作品的力量，正源于它游走在边缘——在盗窃与批评、奇观与真诚之间。

在当下，艺术家与机构愈发需要为其作品的社会影响承担责任。乌雷的这场表演因此显得尤为迫切。它提醒我们，艺术能够、也必须在某些时刻违背常规，以揭露令人不适的真相。但它也强调，这样的举动始终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以洞见或正义之名的越界，并不能免除责任——反而让责任更为深重。

最终，《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并非对犯罪的辩护，而是对其象征意义的深思。乌雷并未美化盗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器，用以揭示权力、资源与价值的不平衡。他的作品迫使艺术家、观众与机构共同反思挑衅的伦理。若艺术要保持自由，它也必须保持自我批判——清醒地意识到，每一次大胆的举动都超越当下，在所扰动的生活与体系中回响。

“动荡之躯”展现了乌雷一生对稳定自我的拒斥。他的实践拒绝任何形式的收编——无论是类型、性别还是国家。相反，身体成为动荡的媒介：不断转变、反应、抗议、探寻。正是在动荡之中，乌雷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关于艺术家

乌雷，本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 年生于德国索林根，2020 年逝世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乌雷是一位深具开创性的艺术家，他重新定义了宝丽来摄影、行为艺术，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艺术，无论采用何种媒介，始终表现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挑战常规，突破极限，直面有关身份、身体与社会的种种令人不适的真相。

SPURS GALLERY

乌雷的作品被世界各地多家重要艺术机构收藏，包括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伦敦泰特美术馆、伯尔尼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

如需了解乌雷的个人简介及展览经历，请访问 spursgallery.com。

关于作者

张南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曾独立策划的展览包括“沉静的响雷”（2021）、“黄锐：抽象之道”（2021）、“张如怡：低声细语”（2022）、“王凝慧：触之可觉”（2023）、“杉本博司：无尽的刹那”（2024）、“梁好：步虚”（2024）。以及联合策划了首届沙特阿拉伯迪里耶双年展“摸着石头过河”（2021）。张南昭曾先后就读于罗德岛艺术学院、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个人研究方向及兴趣主要涵盖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在后现代框架下的分析，前现代东亚视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并翻译了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Bernard Faure 所著的《顿法的意欲——禅的文化批判》等学术著作。